
鍾

泰編

中國哲學史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鍾子鍾山爲教授之江大學三年纂中國哲學史竟督余爲之序。鍾山富於理性。純於學。其爲書立例謹嚴。佩乎獨肩砥柱東流之責。可謂憂世之深矣。且夫古今能爲學者。不出高明沈潛之兩途。沈潛者務涵泳。高明者喜創闢。涵泳久而理積。理積而後體用備。內足以養吾心。外之足以理天下。國家充實光輝。儒術乃以見尊於世。創闢者之於學焉。不務蓄德而以求知。求知者必求勝於人。求勝於人之心不已。將歸刻以求古人之失。或先立章制。而以古人之言行就我。夫以古人之迹之傳於今。篤遠而莫見。鉏耨而不相合。固矣。其不可強同也。因而疑之。信與疑不相害也。以疑古爲求學之方。師師相承。而其術益密。乃近於名法家之所爲。是故今之學者。移治經之心力以治子。往往自囿於名法而敝屣儒術。儒術之中有荀卿焉。陽儒而陰法。崇名而細性。其書倍謫不同。往往出於其徒李斯輩之所竄易。學者顧軒之躋之於孔曾思孟之左。最近學風扇播。總其略墨名而荀性。爲世大宗。賢聖微矣。抑不知夫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首出羣倫。包三才。育萬物。廓然性分之天者。其視諸子猶鯢鵬之於鱗蠃焉。嗚呼。章制密而儒道衰。考據精而名法勝。因不與果期。而卒與之相赴。一孔之士。南面搗呵。徑然獨訂賢聖之得失。而高下其名位。蓋三十年來。學術思想既不得保其統緒。雅頌政教且隨之以傾。然而倡此者。家自以爲哲學。人自以爲真理。理不必真。而橫流滋蔓。夫豈非高明者之過與。鍾山之擇術焉醇。其觀古焉涵泳反覆。久而得其通儒者經世之體也。世之爲學者。大都握今之轡以馭古之迹。是以毀轅折筮而其道大窒。窒則愚。愚則哲。嗚呼。鍾子其幾於哲矣。戊辰三月吳江金天闢。

凡例

- 一、此書以史傳之體裁、述流略之旨趣、故上下則詳其源流、彼是亦辨其同異。
- 一、史家之例、或以事爲題、或以人爲目。此書述一家之言、則著其人。總一代之變、則標其事。
- 一、史家紀傳、有合有分、或以附從、或以連及。此書亦兼四體。蓋事有取其相貫、說亦便於互參。惟是人之重輕、文隨詳略。附從以上、著之章目。連及之者、但見本文。
- 一、一派之說、詳於魁率。至其徒衆、具在範圍。一一敘之、祇增重複。故非於先說有發明、於師傳有改易、並從省汰、以節篇章。
- 一、中西學術、各有統系。強爲比附、轉失本真。此書命名釋義、一用舊文。近人影嚮牽扯之談、多爲葛藤、不敢妄和。
- 一、門戶之爭、自古不免。然言各有宜、理無相悖。此書於各家同異、時附平亭。既欲見學術之全、亦以爲溝通之助。
- 一、人之編次、一準時代。惟附從者以其類、連及者隨其宜。先後參差、並難例限。
- 一、書中人物、或稱子、或稱君、或稱生、或稱公、或稱名、或稱號、或稱諡、或稱封。一從常習、意無抑揚。
- 一、此書上下兩卷、略分四期。一自有史以迄嬴秦。是爲上古史。二自漢迄唐。是爲中古史。三自宋迄明。是爲近古史。四有清一代。是爲近世史。惟光宣以後、雜糅新說、雖關蹊徑、未睹旨歸。編錄之責、讓之來者。

一、各家著作，具有全書。此之所舉，僅其要略。以蠡測海，知獲謨於大雅。因指求月，還有望於學人。

鍾山鍾 泰融

中國哲學史卷上目錄

第一編 上古哲學史

第一章 上古之思想

第二章 王官六藝之學

第三章 老子 附管子

附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解

第四章 孔子

第五章 墨子 附宋鉞

第六章 楊子

第七章 商君 尸子附見

附論管商同異

第八章 莊子 附列子

第九章 孟子 附曾子子思 又管子附見

第十章 惠施公孫龍 附尹文子	五六
----------------	----

附名家不出於別墨論

第十一章 荀子	六八
---------	----

第十二章 韓非 申子慎子附見	七八
----------------	----

第十三章 秦滅古學	八六
-----------	----

第二編 中古哲學史	八九
-----------	----

第一章 兩漢儒學之盛	八九
------------	----

第二章 賈生	九四
--------	----

第三章 董仲舒	九九
---------	----

第四章 淮南王安 附劉向	一〇六
--------------	-----

第五章 揚雄	一二二
--------	-----

第六章 王充 附王符仲長統	一一五
---------------	-----

第七章 鄭玄	一二四
--------	-----

第八章 魏伯陽	一二七
---------	-----

第九章	牟融	一三〇
第十章	荀悅	一三〇
第十一章	徐幹	一三七
第十二章	魏晉談玄之風	一四一
第十三章	劉劭	一四八
第十四章	裴頠	一五〇
第十五章	傅玄	一五二
第十六章	葛洪 南嶺生	一五四
第十七章	陶淵明	一五九
第十八章	南北朝儒釋道三教之爭	一六一
第十九章	范縝 南齊	一六五
第二十章	王通	一六九
第二十一章	隋唐佛教之宗派	一七三
第二十二章	韓愈李翱	一七九
第二十三章	柳宗元劉禹錫	一八二

中國哲學史卷上

第一編 上古哲學史

第一章 上古之思想

中國哲學，至周代始有統系可言。然其淵源所自，則甚遙遠。如孔子贊易，易固肇端於伏羲之八卦也。子思傳中庸，執中之說，固堯之所以命舜也。今雜錄上古以來先民傳說見於載籍者，撮爲此章。其不曰哲學而曰思想者，書闕有間，無可參驗，過而予之，以誣古人，所不敢也。

一本天

載籍之舊，無過尚書。今文尚書始堯典，繼之以皋陶謨。或謂堯謨出夏時追述，顧其說則可據矣。舜之命九官十二牧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堯典）皋陶之陳謨也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並皋陶謨）工曰：「天工，而與禮命討，一推其源於天。此後世法天畏天諸說之由來也。於是箕子陳洪範，則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周公作

無逸、則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實畏天命。」（舊以天命連下自度句絕，誤。）其在於時，皇矣之篇曰、「不諱不知，順帝之則。」所以稱文王也。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並大雅）所以美仲山甫也。豈自唐虞逮於三代，詩書之所稱說，若斯之類，不可勝引。竊原其故，則古初以來，嘗窮人物之本，以爲非地不能養，非天不能生。人者託體於天，則當以天爲父。是以古之王者自稱天子，而郊祀上帝，著之禮經，謂之報本之祭。觀其制名，知有深義，非同偶然者矣。

二 盡人

惟以人爲本乎天，故視人亦與天等。盡人之性，則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古稱天皇地皇人皇，說雖荒渺，而天地人三統之所以立，不可經也。舉陶稱天鼓天秩，卽曰、「天工人其代之。」武王稱天降下民，卽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見孟子）今僞古文尚書泰誓，與此稍異，「人可代天助天，則豈不重乎。且禮記祭法，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亦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夫郊禘之祭，由來尙矣。而以祖考配之，是人鬼不必降於天神也。不獨是也。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亦見禮記祭法）是故祀業以爲稷。祀后土（共工氏之子）以爲社。祀黎（顓頊氏之子）以爲祝融。祀昧（少昊氏之子）以爲玄冥。其爲天神，卽皆人鬼。吾觀祭祀之事，知古之不欲以天而蔑人也明矣。而或乃

以吾國人之事天，與他民族迷信神權者相提並論。其得爲通於國故者乎。

三首孝

孝經作於孔子。然其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則孝之由來遠矣。近人章太炎著孝經本夏法說。以爲「釋文引鄭氏說「禹三王先者，以先王屬禹，必有所據。而墨子用夏道，漢書藝文志序墨家者流，卽曰，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見太炎文錄）章氏之說自可信。顧吾觀堯典四岳舉舜，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孟子言孝，首推大舜，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使堯舜之事爲不妄，孝治天下之說，固有先乎夏世者矣。自是以後，契敷五教，則父子有親，在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前。周官六行，則孝居友睦，婦任卹之首。（見周官大司徒）禮郊特性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本乎天，人與物之所共也。本乎祖，則人之所獨也。人不知孝，是謂忘祖。忘祖，則不得爲人也。故古者宗廟之祭，自稱孝孫。（詩小雅楚茨，魯頌閟宮）而孝經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然則孝之爲教，與古人之重宗法隆祭祀，蓋俱起者矣。抑古之所謂孝者，非僅孝於父母之謂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禮祭義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流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夫此孔子曾子之言，其出在後。然而書甘誓曰「用命賞於祖。」非以戰

陳之勇爲孝乎。大雅既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非以不匱爲孝乎。若是，舉行已待人臨事爲國之道，而一賅之於孝之中。故曰：「夫孝，德之本也。」曰：「人之行莫大於孝。」（並孝經）由孔子以上稽詩書之傳，知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聖人之言固真實而無有假託也。

四用中

自宋以來，儒者有所謂十六字之心傳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出梅氏僞古文大禹謨，疑不足信。然論語既載之矣，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孔子亦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所以爲舜乎。』（中庸）則堯舜禹執中之傳，果不誣也。不獨是也。帝堯之命舜曰：「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堯典）皋陶之贊禹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謨）其言德皆必舉兩端，而不欲有偏勝之過，是亦中而已矣。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則湯之中也。洪範曰：「建用皇極。」註謂皇極大中也。又其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箕子武王之中也。由是而老曰守中（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孔曰中庸，蓋吾先民之訓，無有或離於中道者。至若以模稜兩可爲中，以多方遷就爲中，此自後世之失，不得以爲先民罪，更不得以爲中道罪。

五上民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夫民貴之義，非自孟子始發之也。盤庚之遷於殷也，所以告其民者，一則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再則曰：「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書盤庚）立君所以爲民，古之人早知之矣。故周公稱殷王祖甲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無逸）其稱文王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黜黜，威威，顯民。」（康誥）夫至於鰥寡而不敢侮，其尙猶有奴使其民者乎？且古人之所敬事者，天也。而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謨）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泰誓）以民爲天意所寄託，故畏天者亦畏民。召誥曰：「用顧畏于民彝。」是也。斯義也，春秋士大夫猶或能道之。里革曰：「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樂民事，民旁有隱，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國語魯語）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傳襄十四年，中有節文）夫孤寡不穀，賤名也。而侯王以爲稱，非自卑而上民之證乎？是以君貴民賤，特起於戰國以後，暴君代作一時之邪說。而近人好以後世之事，推論三代以前，蓋疑詩書所載不足盡信，而民本之義非上古所能曉，則何其厚誣先民之甚也。

六大天下

公羊家有言曰：大一統。（公羊隱元年）此意亦非始於公羊也。禹之稱舜也，曰：「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爲帝臣。」（皋陶謨）夏人之稱禹也，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貢）夫舜禹之時，疆域之廣，不盡九州。然而其言若是者，非徒爲夸辭也。蓋其函括寰宇之量，固以爲一君之所治，莫有能外者矣。又非獨舜禹爲然也。長發之詩曰：「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商頌）所以言湯也。執競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周頌）所以言武王也。而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自王畿以外，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其制或不免託之空言。然卽規度而論，則何其恢廓也。是以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而大學之教，必極之於平天下。中庸之德，必極之於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古之人以天下爲量，不欲以一國自限。其來固已久矣。且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髮纓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並見孟子）大之推於天下者，亦細之不遺於一夫。嗚呼！此視彼局於國家主義，或侈言民族平等，而不惜殺人以救人者，不亦遠乎。

第二章 王官六藝之學

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十七年）上世之學，掌於王官，無可疑也。然王官之學，孰爲盛？曰：周爲盛。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文獻之盛，二代非周比也。雖然，周之盛，文武開之，而周公實成之。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嘗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此謂文武也。孔子又曰：「甚矣吾衰也。吾不復夢見周公。」（以上並論語）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孟子）此則謂周公也。是以清車實齋（名學誠，會稽人，乾隆進士）作原道，而謂周公集前王之大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暨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又曰：「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遺法大備之時，是以經始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章氏遺書文史通義）夫隋唐以前，學校皆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其制蓋始於漢。漢人所見猶爲近古。由是論之，章氏之說，不得謂之鑿空也。是故言中國哲學，必當斷自周公爲始。

周公制作，莫著於禮。今傳儀禮十七篇，其爲周公舊制已無異論。惟周禮一書，則疑之者多。然伏生尚書大傳，稱「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禮記明堂位，稱「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而左傳引太史克曰：「昔者先君周公制周禮。」（文十八年）此所謂周禮者，固不必卽今之周禮一書。然卽周公制禮推之，禮之大者無過政教。今之周禮，其經給大體，必出於周公，而非餘子所能代爲也。又不獨禮而已也。周禮春官，大卜掌三三之法，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式，五曰巫比，六曰巫祠，七曰巫参，八曰巫环，九曰巫目，十曰巫比，十一曰巫式，十二曰巫比，十三曰巫式，十四曰巫比，十五曰巫式，十六曰巫比，十七曰巫式，十八曰巫比，十九曰巫式，二十曰巫比。曰歸藏，三曰周易，則易在禮之中矣。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則詩在禮之中矣。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則樂在禮之中矣。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則書與春秋在禮之中矣。是故言禮而六藝即無不在。晉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二年）是可證也。抑禮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文，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當時六藝之教行於學校，其制固可考見。而春秋之世，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晉趙衰薦卻縠爲帥，稱其說禮樂而敦詩書。（左傳僖二十七年）楚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箴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防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焉。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國語楚語）夫嚮使周之學校，未嘗以詩書禮樂爲教，則晉楚之士，如趙衰申叔時，安得有是言乎？是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亦即曰：「述而不作。」曰「好古敏求。」（並論語）章實齋曰：「六藝周公之典章。」（文史通義經解）豈不然哉。

班固因劉歆七略爲漢書藝文志，而謂儒、道、陰陽、名、法、墨、縱橫、雜、農、九流之學，皆出於古之某官。又謂「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並漢書藝文志）近人詆之，以爲附會揣測，全無憑據。然莊子天下篇言：「古之人其備乎。」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審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則百家淵源於王官六藝之學，戰國時人多知之者，不得謂七略藝文志無所憑據也。且淮南要略，以爲諸子皆起於救世之弊，而論儒者之學，則曰：「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論墨子之學，則曰：「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背周道而用夏政。」論管子之學，則曰：「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夫儒家無論矣。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莊子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繡十二經以說老聃之文。（見莊子天道篇）而曾子問禮，孔子所以告之者，每曰：「吾聞諸老聃。」（見禮記曾子問）是老子之有得於六藝也。墨子之書，多引詩書。又言：「吾見百家春秋。」（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又墨子明鬼篇，亦稱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之春秋云云。而呂覽稱：「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當染篇）是墨子之有得於六藝也。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國之四維。（管子牧民）而所爲作內政以寄軍令者，實本之周禮鄉遂之制。（小匡）且其書言法，而曰：「法出於禮。」（樞言）曰：「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任法）又弟子職者，禮之曲禮少儀之類也。而今在管子之書，是管子之有得於六藝也。其詆毀詩書以爲國之淫亂者，惟商鞅與韓非耳。然商君師尸佼，韓非師荀況。荀況皆尊先王，稱孔氏。（尸子貴言篇有曰：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明堂篇有曰：度於往古，觀於先王，其稱引孔子之言尤衆）則鞅與非，即亦不能無聞